

虚云老和尚在江西云居山的事迹点滴

2014-6-9



云公在云居

各位长老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各位善信朋友们：

本人想借着这次因缘，向香港佛教界人士简略地介绍一下。

上虚下云老和尚在云居山的事迹及其生活特点，希望以他老人家的种种嘉言懿行，作为我们后人学佛的榜样。同时，也想藉此为纪念老和尚圆寂四十周年，献上一片微薄的心意，以酬报他老人家对我的法乳之恩。由于本人修行很浅，佛法水平有限，若有错误或不到之处，还请诸方大德们慈悲指正。

我是于一九五六年八月，从安徽省含山县到江西省永修县云居山真如寺，投靠虚云老和尚求出家的。当年我十九岁，高中毕业后就离开家里到云居山去。其实，早在十六岁开始，我已瞒着家人给老和尚偷偷写信，他老人家虽然是海内外知名的大德高僧，但每次都亲自给我回信。

见到老和尚后，他问我为何出家？我说是为了成佛。他老人家听后很欢喜，随即收我为徒，并亲自为我剃度，取名宣德，号绍云。当年冬月，即去南华寺受具足戒。然后返回云居山常住，随众出坡。几个月后，开始侍奉老和尚，白天则在常住上听住持和尚海灯法师讲经。

老和尚当年一百一十七岁，身高两米多，双手下垂过膝，双目炯炯有神，晚上在煤油灯下看报纸的小字从不戴眼镜。牙齿三十六只，整整齐齐，没有缺损，听他说是九十岁后才再生的。他的声音非常洪亮，有时在禅堂里讲开示，声音一大，把禅堂里的报钟震动得嗡嗡作响。

老和尚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云居山时，山上满目瓦砾，荒草遍地，只有三间破旧大寮和四个僧人。这是自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真如寺惨遭日本军人炮火，殿堂楼阁毁坏殆尽后，所剩下的一片荒凉景况。

老和尚到云居山后不数月，已来了五十多人，他们见了老和尚后都不肯离去。老和尚于是向政府申请重建云居山，获批准后随即动工。为了生活上能自给自足，便开始开垦荒地，栽种庄稼。我五六年去的时候，已经开发了近一百亩水田地，六十多亩旱地；每年可收水稻六、七万斤，红薯和马铃薯七、八万斤。

后来，人愈来愈多，当时常住就规定，不允许没有劳动力，不能生产的人挂单。到了五六年底，已住有一百二十多人，开垦荒地二百多亩，旱地一百多亩；每年可收水稻近十万斤，各种杂粮十多万斤，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了。

当时，已是一百一十七岁高龄的老和尚，每天都要到建筑场所和开荒的地方巡看，并亲自指导，还要接待来自各方的人士。晚上六点到禅堂里讲开示，八点以后，开始翻阅来自各地的信件，信件有时一天多达百多封，他老人家都要一一过目。若是重要的函件，他便亲笔回复；若是一般书信，他说明意思，就由我们代覆。平常都要深夜十二点左右才休息，翌日凌晨两点又起床打坐，直至打四板，即大约三点半，才起床洗脸。

他不用牙刷牙膏，只用温水漱一口水，然后吐在毛巾上，先洗双眼，再洗整个面部。他说这样洗，可防止眼疾，且能增加视力。洗过脸后，就到佛前礼拜，之后又回到床上打坐。那时，我们就开始上早殿了。早殿后稍为休息一会，闻打梆声大众就往斋堂过早堂了。

当时，山上的生活很艰苦，开发的田地不多，收成的谷子也很少。因为红薯粗生，收成较多，每年七月份开始，直到第二年的三月，都是吃红薯的季节。而红薯的叶子和枝干，就是我们的小菜了，有时连蕃薯根和叶也没有，就只有炒咸盐，加进稀饭里吃。每天过早堂吃的稀饭，只是一点点的米，混了多多的红薯一起煮的。中午吃饭呢？虽然当时师傅们吃饭吃得很多，也只是随便弄一点小菜，有青菜已算是很好的了。晚上，是没有饭或面的，只有煮一些蕃薯或是马铃薯，放在斋堂里面，要吃药石的就自己去弄一点，但是吃的人很少。

老和尚吃的稀饭和菜，都是由我们从大寮里打的，跟大众师傅们吃的一样。如果没有客人的话，他从不多加一道菜。他老人家那种节俭简朴的生活，我们现在想起，还记忆犹新。

云居山地势很高，海拔一千一百多米。冬天气候很冷，低至零下十七、八度。收藏在地窖里的红薯，经不起寒冷的空气，皮都发黑了，煮熟后吃起来很苦的。

有一次，我和齐贤师一起在老和尚那里吃稀饭，吃到了那种又苦又涩的红薯皮，便拣出来放在桌边上。老和尚看到时默不作声，待吃过稀饭后，他老人家却一声不响地把那些红薯皮捡起来都吃掉了。当时我们俩目睹那情景，心里感到很惭愧、很难过。从此以后，再也不敢不吃红薯皮了。



虚云老和尚与广州新闻摄影记者及美国女弟子詹宁氏

事后，我们问他说：“您老人家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而那些红薯皮好苦啊！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呢？”老和尚叹了一口气，对我们说：“这是粮食啊！只可以吃，不可以糟塌呀。”

又有一次，江西省宗教事务处处长张建明先生，到山上来探望老和尚。老和尚自己加了几道菜，请他吃午饭。张处长始终是个在家人，不懂得惜福。当他在吃饭时，掉了好几粒米饭在地上，老和尚看见了也不说话。

等吃完饭后，他才自己弯下腰来，一粒粒地把那些米饭从地上捡起来，放进口里吃下去。使得那位张处长面红耳赤，很不自在。他一再劝老和尚说：“老和尚，那些米饭已掉在地上弄脏了，不能吃了。”老和尚说：“不要紧啊！这些都是粮食，一粒也不能糟塌的。”处长又说：“你老人家的生活要改善一下啊！”老和尚答：“就是这样，我已经很好了。”

老和尚的身体很好，早上除了吃两碗稀饭外，有时还会吃一点马铃薯。中午吃两大碗米饭。晚上有时吃一小碗面条，或者吃一点稀饭。听他说：他晚上开始吃药石，是从云门事件发生后才开始的，在此以前，他老人家一直都是过午不食的。

他的牙齿特别好，记得有一次，有个居士送了一些炒熟的蚕豆上山。老和尚看到我们在吃，他也要吃。我们说：“这东西很硬的，你老人家牙齿行吗？”他一言不发，拿起蚕豆就吃起来了，吃得比我们还要快，我们甚感意外。

他老人家是很节俭惜福的，他睡的草席破了，要我们帮他用布补好。不久后，在同一个地方又破了，实在补无可补。我们就对他说想把草席拿到常住去换一张新的。那时，一张草席只不过是两块人民币左右，不料他老人家听后，便大声地骂：“好大的福气啊！要享受常住上一张新席子。”我们都不敢作声了。

无论是冬天或夏天，他老人家都只是穿着一件烂衲袄，即是一件补了又补的长衫(禅和子们叫它做百衲衣)。冬天就在里面加一件棉衣，夏天里面只穿一件单褂子而已。

老和尚时常开示我们：“修慧必须明理，修福莫如惜福。”意思是修慧参禅一定要明白道理，道理就是路头。如果想参禅用功，但是路头摸不清楚，对参禅的道理未能领会，那么工夫便很难用得上了。所以古人

说：“修行无别修，贵在识路头；路头识得了，生死一齐休。”至于惜福，出家人在情理上那里有钱来培福呢。其实“造福莫如惜福”，那就是要自己珍惜生活上的一切福德因缘。他经常训诫我们年青的一代说：“你们要惜福啊！你们现在能遇到佛法，到我这里来修行，可能是过去世栽培了一点福报。但是你们若不惜福，把福报享尽了，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福报的人。犹如你过去做生意赚了钱，存放在银行里。如果现在不再勤奋工作赚钱，只顾享受，把银行的储蓄全部花光了，那么再下去便要负债了。”

所以老和尚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出家人福报太大了，生活上，衣、食、住、行各方面比过去不知道充裕了多少倍。因而，我们在这个福报当中，要更加注意惜福。有福德的人，修行起来也会比较顺利。如果没有福德，无论修那一种法门，都会有种种的障碍。

老和尚曾经对我们说：他在每年的腊月三十才剃一次头，三十晚上才洗一次脚。所以在相片上，看到他的头发和胡须都是很长的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但自从五二年以后，他每两个月、或许有时一个月便剃一次头，洗一次脚。

他的眉毛很奇特，在眉尾长了几根长毛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已长了六、七寸长，垂至下颚。有时他感到洗脸吃饭碍事，便一手把它拔掉，但不久后，它又长出来了。当时，我们把他的头发和长眉毛都收藏起来，直至文化大革命才被抄走。

他又说自己终生不洗澡。那如果是在大热天，出汗了又怎么办呢？在大热天有时他也会淌汗，但是每次都要我们一再催促，好几天才肯勉强更换一次衣服，奇怪的是他换下来的衣服，一点汗臭味也没有。尤其是他穿的布袜子，经常半个月或一个月才换一次，也没有一点臭味。他老人家的行持是与众不同的。

虽然，老和尚已有一百一十多岁的高龄，但是他的气力却是无法测量的。曾跟随老和尚在云门寺同住的师傅说，有一次他们在云门开荒，有一块大石头，好几个人都搬不动；后来老和尚来到，叫他们都走开，独自一人就把那块大石头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。

五七年下半年有一天，我刚好从外面回来，见到老和尚双手提着两大捆木柴向大寮方向走，便问：“老和尚呀，您老人家怎么到这里来搬木柴呢？”经我一问，他就把木柴放下，回寮房去了。我便到大寮找那位负责砍木柴的自性师，把刚才的情景告诉他，他很惊讶地说：“我砍了三大捆木柴，自己扛了一捆回大寮去。还留下两大捆在茅蓬西面的路边上，因为太重了，我连一捆也扛不起来，老和尚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，两大捆一起提起呢！”后来我帮他把那捆扛起一秤，一捆就有二百多斤重。所以老和尚的气力是没法测量的。修行的人，环境愈是艰苦，道心愈是坚固。老和尚常说：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。”

当时，云居山的生活非常清苦，工作劳动量很大，很紧张。除了耕种、盖庙、建房子，以及日常的坐香、上殿外，师傅们每天还要划定很大面积的荒地来开垦，如果白天不能完成，天黑了还得继续干，直至把目标完成为止。

有时有东西要运上山，在有月亮的晚上，坐完养息香及四支香后，还要到山下三十里路去担。回来休息不到两个小时，又要上早殿了。早殿、早堂过后，早板香只坐半小时，又要打板出坡了。所以那时的生活是很紧张、很忙碌的，但是师傅们的道心都非常坚定。

此外，晚上还要每两人一班，每班两个小时来轮流看守着稻田，防止野猪来犯。因为那时山上的野猪、老虎很多。当谷子开花后，快成熟时，野猪就联群结队的来了。只要有一只野猪叫，其它几十只野猪就闻声而至，大肆吞噬稻田里的谷子支杆，如是一大片稻田一下子就没有了。

老和尚年纪虽然那么大了，还是坚持要参加我们晚上看守稻田的轮班工作。当时海灯法师在山上当住持，他看到老和尚都这样辛苦，于是也来参与大众轮班看野猪的工作了。

老和尚在云居山，不但时常上堂为大众师傅讲开示，更在种种生活细节中以实际行动来以身作则，教育大众。现在我们回想起来，真是感到惭愧万分。所以说善知识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是我们后人的榜样。

他老人家在云门事件中，骨头被打断了好几处。在五六至五八年间，经常生病发烧，身上的旧患、骨折的地方疼痛不已时，他便躺在床上呻吟。可是一听说有人来见他，马上又坐起来，盘起腿子，精神好得很，

可以一谈三、四个小时，一点也看不出他有病。我们有时催促客人走，想让他休息一下。他反而不高兴，骂我们说：“人家有事才来找我，等人家把事情说完了才能走嘛。”可是客人一走，他又躺下来呻吟了。我们问他：“刚才人来了，你精神那么好；人才走，为何又这么痛苦呀？”他说：“这是业障呀！阎王老子也管不了我，我要起来就起来，要不起来就不起来。”实际上我们也感到很惊奇。

一九五七年正月，他老人家病得很厉害，永修县和省政府的干部都来探望他，并派了车子想接他到南昌省立医院去看病。本来他不愿去，但是省政府的领导一再劝说和催促，才勉强答应。到了医院，接受检查，化验血型时，那些医务人员都感到十分惊奇。他们说：“听说这位老人家已一百多岁了，但是他的血型，就像一个十三岁以下孩童的血型一样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，像这么大年纪的人有这样的血型。”经过详细化验后，他们说老和尚的血型是纯阳性的。而老和尚只在医院住了四天就回山了。他老人家的血型，直至现在仍是个谜。

他老人家中午休息时，有时也打昏沉，头向前俯，甚至打鼻鼾。有一次，我们听到他在打鼻鼾，便偷偷地离开，拿着房里面的果品到外面边吃边玩。当他醒后，就这件事来骂我们。我们问：“刚才您老人家不是睡着了打鼻鼾吗？你怎么会知道呢？”他说：“你心里面打几个妄想我都知道，你拿东西到外面吃，我会不知道吗？”自此以后，我们才相信悟道了生死的人，已经破了五蕴。见他是睡着了，其心思却是明白了，清清楚楚的。

我们也借着机缘问了他老人家在终南山住茅蓬的事迹。

当年，他老人家六十七岁，在终南山住茅蓬。戒尘法师，是一位讲大部经的法师，听说老和尚在高灵寺开了悟，便到终南山茅蓬找老和尚辩论禅宗的机锋语。老和尚听他把话说得很大，便对他说：“你的机锋辩论虽然很好，但这个不是你自己真正工夫，在生死根本上作不了主，阎王老子不会放过你的。不要再多辩了，咱们俩坐坐看吧。”于是他们两人就在茅蓬里打坐。老和尚一坐，就是七日七夜，如如不动。而戒尘法师只坐了半天，双腿已痛得不得了，心里的妄想更是烦躁不安。

戒尘法师每天都绕着老和尚走几圈，好不容易才等到第七天，老和尚终于出定了。他问老和尚：“您在定中，是有觉知，还是没有觉知呢？若有觉知的话，就不名为入定；如果没有觉知的话，那岂不是枯定，不就是所谓的死水不藏龙吗？”老和尚说：“要知道禅宗这一法，原不以定为究竟，只求明心见性。若是真疑现前，其心自然清净。由于疑情不断，所以不是无知；也因没有妄想，所以不是有知。虽然没有妄想之知，但就是一支针掉在地上，也能听得清清楚楚；你每天绕着我走几圈，我都知道，只因疑情之力，不起分别而已。虽然不起分别，因为有疑情在，功用不断，所以不是枯定。虽然不是枯定，这亦只不过是功用路途事，并非就是究竟的。所以过去这七天，我只是觉得好像一弹指间就过去了，如果我一生分别心，便会出定了。参禅办道的人，必须将此疑情，疑至极处，一旦因缘时至，打破疑团，摩着自家鼻孔，才是真正的道契无生啊！”自此以后，戒尘法师就一直跟随着老和尚，对他老人家非常信服和尊敬了。

后来，有一次，老和尚入定十八天；山上其它人知道了，都来参拜他。他感到厌烦，于是他们俩便背着背架子朝峨嵋山去了。一天晚上，他们俩在一个没有人住的小破庙过夜。老和尚说睡到半夜时，戒尘法师有跳蚤在他身上咬，他就把跳蚤放在地下，跳蚤摔倒地上，把腿摔掉了，老和尚在定中听到那跳蚤叫得很惨。翌日，老和尚就将此事查问戒尘法师，他听后感到很惊讶，心想：“竟然连我放一只跳蚤在地上他都知道，而且还听到跳蚤的喊叫声，定中的功夫真是了不起啊！”可知身心清净的境界真是不可思议。

后来他们俩一起到云南去开办道场。当时五七年，云居山有一些八十多岁的老师傅都知道这些事情的。他们说那位戒尘老法师也很了不起，后来是预知时至，先行向大众告过假后，坐着往生的。

在云南时期，老和尚经常一坐七、八天。有时候人家有要事找他商量，就得用引磬为他开静，他才出定。因此，老和尚在云居山时，我们就问他：“是否有这些事情呢？”他说：“是呀。”我们又问：“老和尚您现在为甚么不入定呢？”他说：“现在重建寺院，每天都有政府人员和其它人找我，我不出去不行，所以不能入定呀。”他还笑着说：“如果我在这一坐七、八天不起，一些不怀好意的人，当我死了，就把我的色壳子搬去烧掉。那么这个寺院就盖不成了，所以现在我不敢入定。”

虽然，老和尚在云居山时，没有坐禅入定七、八天之久，但他经常一坐就一整天不动。有时从夜里十二点左右开始坐，直到第二天傍晚才起坐。所以他老人家的境界，不是一般凡夫所能知道的。

我们曾经请问老和尚：“听说证了道的人，就是圣人，是吗？”他说：“是呀！”我说：“那就是证到初

果罗汉的人是不是？”“初果，是呀！”他又说：“实际上初果很简单，证到初果须陀洹的人，不但定中没有妄想，就是平常的行住坐卧，也没有妄想。他的六根不染六尘，就是六尘不能打扰他，他就入了圣流。”

据说证了初果罗汉的人走路时，虽然你看见他双脚是踩在地上，但实际是离地有两分高的。那时也有人问我们：“听说了脱生死的人，走路时脚不触地，不沾泥巴。那么老和尚都算是大菩萨了，你们经常随他走路，究竟他的脚踩不踩地？鞋子沾不沾泥土呢？”于是我们就很留心这个事情，并且经过多次的试验。

云居山的地都是泥巴土，经常下雨，一般人走了一趟回来，鞋子自然沾了好多泥巴；可是老和尚的鞋子从来不见有泥巴。奇怪的是，当我们走在他后面，留心注意他走路时，明明是见到他的鞋子踩在泥巴土上；但是回来后，我们再看他的鞋子，就是没有沾上半点泥巴。这其中的奥妙，我们至今还搞不清楚。



一九五七年真如寺关外山上失火，大众师傅都去救火，老和尚也叫我们跟着他去打火。初时，他穿一件短中褂，步履轻快地在我们前面走，当走到赵州关外将要上山时，前面的老和尚突然不见了，却见他在离我们好几丈远的一块大石头上站着。我们不禁大喊：“老和尚，您刚才还在这里，怎么一下子跑得那么远呀！”他站在高处说：“你们快点打火啊！”我们真不晓得他是怎么走过去的。

当时，老和尚每天晚上，或有时隔一、两天，在禅堂讲开示。时间一到，叫香板一打响，不但我们种田的、在外面出坡的师傅们都往回跑；连天空上的乌鸦也一群群地飞回来听开示。那时云居山的乌鸦特别多，屋顶上，附近的树上以及从茅蓬到禅堂的路上都被站得密密麻麻，令我们寸步难行。有时要用杖枝动它一下，它跳一下我们才有路可走，否则，就要踩到它们身上。开示说完了，老和尚回茅蓬，乌鸦也回巢了。所以说鸟雀也是很有灵性啊。

一九五七年六月上旬，天气酷热，一天，老和尚他忽然要到五老峰顶看地形。当时有晴空、净行、传印师和我等一共六人，我们就将一张靠背藤椅，用两根竹子捆绑起来，做一个小轿子让老和尚坐，我们就分了三班更替。出门时已近九点，天气很热，太阳很猛。我们心中暗想：“老和尚体质这么弱，天气又那么热，偏偏选上今天上五老峰顶，一定被太阳晒得很难受了。”奇怪的是，当我们抬起轿子的时候，天空中飞来了很多很多的乌鸦，会聚在轿子上方盘旋，把太阳遮得密密的，我们一点阳光也晒不到了。它们随着我们前往，轿子抬到那里，乌鸦就像乌云般到那里盘旋，使到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热。

一直到了五老峰顶，老和尚下了轿子后，那些乌鸦随即飞下来，围绕着轿子的四周，翘首望着老和尚叫个不停。老和尚在五老峰顶逗留了一会儿，四周观看完地形后，就折回了。我们刚把轿抬起时，乌鸦又一窝蜂地飞上天空，像来时一样在上空跟着盘旋，会成一把大伞子，挡着猛烈的阳光，直到茅蓬门口后，才逐渐散去。

进了茅蓬后，老和尚说：“你们都害怕今天会热得不得了，结果热不热呀？”我们六个人都憋着嘴笑了。我们说：“今天全赖你老人家的福德呀，感动了那些乌鸦来护法，遮了太阳。不然这么猛烈的阳光，我们一去一回，可不好受呀！”所以道人动一念，有情鸟群也来护持了。

一九五五年七月，老和尚的茅蓬被火烧了，相连的小厨房的外墙也塌了。那是土墙，要先用两块板夹起来，然后用泥土来打。当时打墙的师傅有净行师、晴空师等四人。他们刚刚把泥土倒上不久，那时正是下午，西边天空上乌云滚滚，大有暴雨欲来之势；四位打墙的师傅都很着急，因为新打的土墙未实，被雨水一淋，便会倒塌了。其中的净行师说：“老和尚正在门口坐着，我们过去请老和尚动个念头，叫这场雨不要来这里吧。”其它三人都赞成。于是净行师就过去顶礼老和尚说：“老和尚慈悲，我们那个土墙刚打好，下雨便会倒掉，不能下雨呀。”老和尚望了望天，一话不说，就起身回寮房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刮起大风，大雨随即而至，风雨交加，下到茅蓬西边房子，离那土墙不到五尺远的地方，那雨就没有了。持续下了一个多小时，雨水从屋顶上哗啦哗啦地淌个不停，就是打土墙的茅蓬四围，一滴雨水也没有。风雨过后，他们四人就欢天喜地的跑去顶礼老和尚，感谢他老人家的帮忙。老和尚不哼气，也不说话。

古德说：“道高龙虎敬，德重鬼神钦。”是真实不虚的。他老人家一动念头，好像海龙王也得听从，不让雨淋的地方，雨就下不到那里。

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中旬，水稻田里的秧苗刚插下不久。山中连续下了几天大雨，山洪暴发，安乐桥都被冲断了。挟带小石泥砂的洪水翻越山溪堤埂，快要冲往稻田了。时间大约是中午十二点多，宏清师刚从小厨房出来时，很意外地发现老和尚独自一人在风雨中，没有打雨伞，身穿衲袄，脚穿罗汉草鞋，由安乐桥溪堤缓向东行，朝稻田方向走去。他马上赶紧拿了一把雨伞，自己也打了一把，跑向老和尚处去了。

奇怪的是，他发现老和尚走过之处，洪水就不往稻田里面冲，反而都沿山那边向东流，高出稻田边、溪堤数尺之高，即是洪水不往低流，反而向高处冲！就是这样，刚插秧的稻田便免遭洪水泥砂淹没之患了。

之后，老和尚走至佛印桥，站在那里。宏清师便回来喊印开当家师，当家师知道后便一面安排打出坡板，一面自己走去老和尚处，请问他：“这样大雨，您老人家怎么一个人跑出来呀？”老和尚说：“我不出来，上面的几十亩稻田就没有了，都要被山洪泥砂覆盖了，到时还哪有谷子收呢？”

当时，我们见到老和尚的衲袄上雨点并不多，只有脚穿的罗汉草鞋被雨水打湿了。真是道人走过的地方，水也要让路。

他老人家行住坐卧的威仪很严正，真正做到“行如风、立如松、坐如钟、卧如弓”。他站起来都是双手下垂，颈靠衣领，笔直地走路。也经常对我们说：“身直影无斜”，即身子笔挺，影子一定是直的。他老人家隐喻着用功办道的人，若有直心，决定能够成功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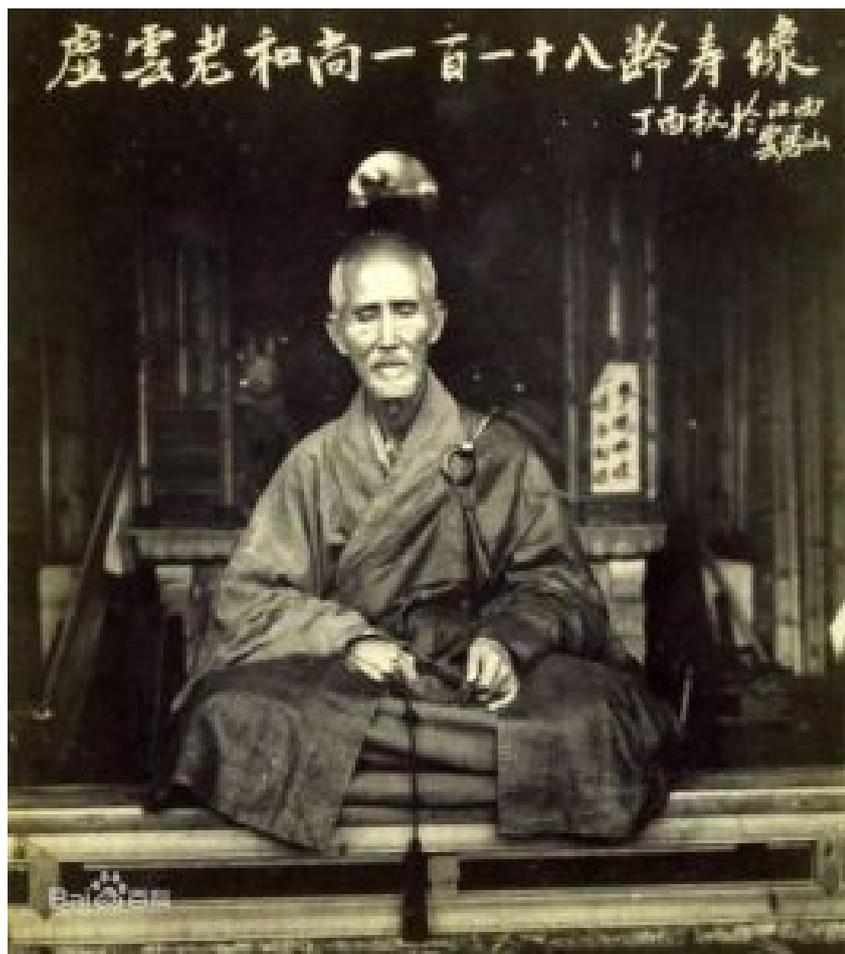
他老人家平生的一言一语，都是我们的指引；一举一动，都是后人的榜样。

老和尚的一生，建有小寺院八十多座；重兴大丛林六个，包括云南鸡足山祝圣寺、昆明云栖寺、广东曲江

南华寺、乳源云门寺、福建鼓山涌泉寺、及江西云居山真如寺。老和尚为使禅宗五派传承延续不断，以一身而参演五宗，分别为临济宗第四十三世祖、曹洞宗第四十七世祖、沩仰宗第八世祖、法眼宗第八世祖及云门宗第十二世祖，他亲自剃度的出家弟子一千多人，国内外归依徒弟一百多万。所以说他老人家是当代禅宗的泰斗。

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教育时期，当时有一些极左路线的人，利用那些不好的出家人，对老和尚进行毁谤。因为老和尚是全国政协委员，不能把他打成右派，只能在名誉上给他造成打击；所以便写了老和尚很多不符事实的大字报。老和尚看了，一言不发，并在会上表示感谢。可是，他老人家内心的难受，难以言喻。

一九五八年以后，他对我们说：“我要走了。”我们很难过地问他：“你老人家怎么现在就要走了？”他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以后还有十年的罪，好难受呀！”当时我们不明白，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。



从一九五八年开始，他老人家就经常生小病，便开始把事情逐一交代后人，并且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分给大众。

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下午，老和尚向大众作最后开示及遗嘱，老和尚说：“我的最后遗言只有：‘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嗔痴。’”过一会儿又说：“要以正念正心，培养出大无畏精神，度人度世。”老人训诫我们要好好持戒修行。

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时，老和尚对待者说：“我刚才在睡梦中，见到一头牛踏断了佛印桥的石板，又见到碧溪的水流间断了。”随即闭目不语。直至十二点半，老和尚唤待者们一起进去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侍奉我多年，都辛劳了。以前的事不多说，我近十年来，含辛茹苦，天天在危疑震撼之中，受尽毁谤及谄曲，我都甘心承担，只想为国内保存佛祖道场，为寺院守祖德清规，为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领大衣。此一领大衣，我是拼命争取回来的，你们都是我的入室弟子，是知道经过的。你们此后如有把茅盖头，或是应化四方，亦须坚持保守此一领大衣，但如何能够永久保守呢？只有一字，名：‘戒’。”老和尚说毕，合掌向大家道珍重，众人含泪而退，在室外屋檐下守候。

到了下午一时四十五分，他老人家就在云居山茅蓬里，右胁作吉祥卧，安祥圆寂。在他圆寂前的一个多月里，很多师傅们都曾经看到有一大片光自茅蓬里出来，朝大殿方向去；只见一明亮光环，不见任何影像，进了大殿，光环才渐渐隐没。一个多月后，老和尚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了，并亲笔写了一份遗嘱；然后叫两个侍者离开，他自己留在茅蓬里静静地走了！

老和尚于九月十二日圆寂，九月十九日封龕，次日荼毗，预期三天后开炉拣舍利骨灰。不料，第二天赵州关外山上失火，山上住了近百人，大众师都去打火，只留下一些老弱病残的人在寺内。其中宽怀师和宽克师等人跑到化身炉洞外向内窥看，看到老和尚火化后的骨灰兀坐不倒，宛如好人一样跌坐在那里。他们觉得奇怪，便随手拾起一块小瓦片朝那骨灰一丢，骨灰就整个倒下来了。宽怀师即伸手向里面抓起一把骨灰，一看有好几颗晶莹光亮的舍利子，即声张起来了。

过一会儿，救火的人陆续回来，听说老和尚的骨灰里有舍利，纷纷跑来，争着向内抓一把骨灰然后往山中僻静处跑，因为当时政府的形势并不允许说有舍利子。几十人都是如此，有的一把骨灰里面有好几颗舍利，少的也有一两粒，大小不等，颜色不一，以白色晶莹者为多。所以老和尚的骨灰里有多少舍利子，根本无法统计。

数十人打火回来后都是如此轮抢，方丈性福和尚不得已，就叫慧通师和自修师几个人，把那些骨灰过筛，又筛出了很多舍利子。其中慧通师拣到一粒舍利，比大姆指还大，像水晶般晶莹剔透，后来送给了闻讯远地赶来的海灯法师。听说海灯法师把舍利子送到浙江天台山去了。当时，有一位达定师，因在菜园里种菜，后来才得知消息。当他去到时，只能拾到一块骨头。他便把骨头带回菜园里敲碎，发现里面有一颗红豆般大的血红色的舍利，还有一颗小的，黏在骨头上。

还有一位一如师，因打火最后才回来，一听到有舍利，便箭步地跑到化身炉去。可是，那时已剩下一片空地，连灰也扫得干干净净了。他不禁放声大哭，边哭边用竹签子挖地，挖了两寸多深，忽然发现一粒晶亮白色舍利，清澈透亮，大如黄豆。一如师喜出望外，便像宝贝般地收藏起来。

当时很多人看到老和尚盘腿端坐在舍利里面，其中一颗甚至连他那长眉毛也看得清清楚楚。那颗舍利现在还藏在舍利塔里。

那时有些想毁谤老和尚的人说，老和尚的舍利子是放了琥珀进去烧出来的。于是有人试着把琥珀放进火里面烧，结果都成灰。

老和尚走的时候，形势很紧张，山上还在搞教育整顿，不能宣张。所以，对他老人家留下的舍利子，众说纷纭，无法作出正确的统计。有说只有一百多粒，实际数字远远超过此数，其小者无数，更难以统计了。又有人说有上千粒，只是已无从稽考了。

他老人家生平的事迹很多很多，年谱上也有记载。当时年纪较大的人，都说是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是真实不虚的。

由于本人的水平关系，以及亲近老和尚的时间不长，对于他的事情只能略说点滴。希望诸方大德们，慈悲多加指正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吧！谢谢大家。

（释绍云，男，俗名黄德泉，安徽省含山县人。生于1938年9月。七岁就读于私塾，后阅《九华山志》而信佛，立志出家修行，因年少父母不允，未成。1955年由《觉友情》月刊得知虚云老和尚在江西云居山开办僧伽农场，去信询问，得其应许，于1956年8月偕海因师一道至云居山出家，蒙虚老慈悲剃度，取法名宣德，字绍云。是年冬，前往广东南华寺受具足戒，之后回云居山听海灯法师讲楞严、法华，随其深入究学。1958年冬，由于历史原因，返回原籍，学习中医。国家宗教政策落实后，回云居山常住，2000年受含山县统战部与宗教局之请，重修褒禅寺，历时两年，大雄宝殿及其他殿堂全部落成。）

